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甲午中日戰爭簡史



陸軍大學印

甲午中日戰爭簡史

目錄

緒言

一、朝鮮事件我國事前及臨時之失算

二、開戰近因及兩國開戰前在朝鮮之兵力

三、我軍由漢城退牙山以迄豐島濟師覆沒與成歡喪師之始末

四、平壤之戰與黃海之戰

五、我軍由平壤退至鴨綠江以西各地迄金州旅（旅順戰事并見第六目）大

失守及海城四次反攻與敵軍出擊概況

六、旅順威海衛之戰事概略及台灣敵軍攻略之尾聲與和約要旨

結論

附甲午中日戰爭作戰地一覽圖 附圖一



甲午中日戰爭簡史

旅順口圖 附圖二

威海衛圖 附圖三

甲午中日戰爭簡史

緒

甲午中東戰事，在戰術上并無任何之價值，故各國研究戰史，鮮見此項專書，但在戰術上雖無任何之價值，而就遠東言，就中國言，關係太大，遂草此文。并以任何一事，成非成於成之日，敗亦非敗於敗之日，故分目爲六，始以緒言，終以結論，就正時賢。而此役我國雖居於失敗地位，爲舉世所詬病，然適當之處，失宜之處，一爲分晰，功過自明，而其中如鄧世昌，左寶貴等之慷慨捐軀，亦不容埋沒，誠如德國賽克特將軍於其國防部中爲「第一次歐戰陣亡將士」樹立紀念碑之致詞，謂「死者之光榮，卽爲其責任已盡」，亦卽此意也。

再一戰爭之得失，除平時籌備如何，及國民性無論勝敗如何，能堅持到底，爲其基礎外，其餘則首視其開始之決心如何，及緒戰能否握住機先



(甲)，次則視全局成敗關鍵之所在(乙)，再則戰爭每一階段所預搭之架子如何，即軍事術語所謂戰略是也(丙)。本文則詳於(甲)(乙)，而於(丙)則僅叙戰略攸關之點，足資借鑑者。

一、朝鮮事件我國事前及臨時之失算

朝鮮必居中日問題，當時士大夫稍留心時局者盡知之，如湯贛仙著盛世危言一書，中有一「保朝」一篇，論及兩國對朝鮮之關係，其警句有云，「吞朝不僅吞朝也。保朝不僅保朝也。」之語，可以代表當時一般士大夫之心理。更進一步，則有駐日公使黎莼齋主張朝鮮改省。(見遵義趙迺康著黎公事略)遷延蹉跎以至於甲午(清光緒二十年，公歷一八九四年)，遂一潰而不可收拾。平心論之，改省雖爲一種奇策，然於我國撫字弱小之義不合，但東三省爲朝鮮之後盾，而東三省應早照內地實行督撫制，何以延至日俄戰爭以後，始於東三省設督置撫，此非根本上之失算而何。其次

則爲清光緒十一年（日本明治十八年，公歷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天津之約，規定「將來兩國如有派兵至朝鮮事，須互先行文知照。」自有此規定，中國於朝鮮失宗主權，而兩國之對於朝鮮，形成共管之局。光緒二十年（甲午），朝鮮東學黨倡亂（按東學黨云者，以該國居中國東方，故揭其國學以爲號召，其說創於崔福述，刺取儒家佛老諸說，轉相衍授，起於該國慶尙道之慈仁縣，蔓延於忠清全羅諸道，該黨初起，日本派少壯軍人策士一團，渡朝鮮密助之，卽所謂「天祐俠團」者也，用意在糜爛朝鮮全土，以啓中日開戰之端。）朝鮮乞援於中國，當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主持此事，以派兵遲延猶豫之故，（見袁克文著洹上私乘，克文爲袁世凱次子，生於朝鮮者也。）致讓日本得優勢，此成不可收拾之局。由上文所述各點，吾人可得如下之教訓：其一、爲凡事不可徒有議論而無預備。如朝鮮卽不改省，而東三省豈可不提前設置督撫，以經營一切。其二、卽

凡事須務實，上述天津之約，即梁啓超著李鴻章書中所述馬關議和時，伊藤私語李氏隨員伍廷芳謂一曩在天津，見中堂威嚴，至今思之猶悖者也。一乃李氏虛張其天朝之聲勢，伊藤則於事實上獲大成功以去，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吾人將作如何感想乎？其三、按諸甲午中日戰爭紀要及中日戰爭兩書，中國實派兵在先，而日本在後，不過中國兵數太少，且意存避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其此之謂歟。

二、開戰近因及兩國開戰前在朝鮮之兵力

中日戰爭原因，導源於朝鮮東學黨之亂：已如上述。日方因此事變，而有對朝鮮之中日共同改革方案，是又近因中之實現者，而爲其對朝鮮乃至對中國作戰計畫之緒言，其內容如下：

1. 中日兩國兵，協同平定朝鮮內亂。

朝鮮內亂平定後，兩國各設委員於王京，調查其財政，淘汰其官吏

并置警備兵，以保持朝鮮境內之安寧。

3. 處理朝鮮財政，即募集公債，興辦一切公益。

又補充兩條如下：

1. 無論中國政府贊成此提案與否，日本軍隊決不撤回。

2. 若中國政府不贊成此提案，日本政府當獨力迫朝鮮實行改革。

右述稿案，即出自日本所號爲「外交怪傑」外務大臣陸奧宗光之手。

中國方面，先是四月末，因朝鮮請派兵平亂，命海軍提督丁汝昌，派軍艦濟遠，揚威，平遠，駛赴仁川（朝鮮京城漢城西南之海口），漢城保僑，又命直隸提督葉志超，率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選淮軍千五百人開赴朝鮮，東學黨聞中國兵至，均望風而遁，及日本駐朝公使大島圭介率兵入漢城（詳情見下文）李鴻章乃電葉志超移軍牙山（漢城南），以避衝突。及日兵遍布要津，躍躍欲試，李猶冀和解，乃召諸艦歸，僅餘葉志超一軍，孤寄

牙山，而聶士成部，則移全州，（牙山東南），以取犄角之勢，此中國在朝鮮開戰前之兵力也。日本方面，聞中國出兵朝鮮，意圖爭取機先，適其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回國請示，日方基於前述之共同改革案，授該公使以臨時處斷之權，使搭軍艦八重山號，由橫須賀出航，并命第五師團派出混成旅團一，由少將大島義昌率赴朝鮮，歸該使指揮，仍恐在大島公使之後抵朝鮮，復於八重山號增載由松島，千代田，太和，筑紫，赤城，八重山六軍艦聯合組成之「海軍陸戰隊」四百餘名，於光緒二十年五月六日抵仁川，於是截至光緒二十年（甲午）五月十三日，而朝鮮之仁川，漢城，已有日軍七千餘人，我軍反居劣勢，至此而中國所食之惡果如下：其一即李氏先於天津條約，鑄成「朝鮮有事，兩國可共同派兵」之錯，其二即此役開始，日方決意主戰，我方尚一再意圖避戰，坐失機宜，以致無從補救，前文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不其然乎？兵聞拙速，不聞遲巧，名言至理，千古

不磨。

三、我軍由漢城退牙山以迄豐島濟師覆沒與成歡喪師之始末。

我國擬避免戰爭，令葉軍退至牙山，已如前述。迨敵兵佔領朝鮮京城，威脅朝鮮，成立日韓同盟，其性質等於現在對滿洲及南京兩僞組織者然，廢棄中韓間歷年一切正式條約，我國始覺戰事無可幸免，即着李鴻章速籌戰備，（按當時李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駐天津，以北洋大臣職權關係，朝鮮事由其策畫，即當時北京總理各國事務，總理海軍事務兩衙門，各事亦諮詢北洋，所以李在天津，當時幾有「第二政府」之目，敵對付我國，亦以李氏爲對象。陸軍七師團，除守備本國外，其出征軍即以李氏之淮軍及當時能調動之雜軍爲標準。海軍則以北洋爲準，此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於是李有四援軍赴朝鮮之計畫，其兵力如左：

1. 大同鎮總兵衛汝貴，統盛軍二千餘人，發自天津。

2. 提督馬玉崑，統毅軍二千餘人，發自旅順。

3. 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統奉軍五千餘人，發自奉天。

4. 盛京副都督統豐陞阿，統奉天之盛軍二千餘人，發自奉天。

按右之援軍中之「盛軍」，爲李氏當時淮軍之主幹，其名爲「盛軍」者，則以最初成軍者爲周盛傳。其他如「毅軍」則成軍於平捻時，安徽穎亳兩州人居多，爲宋慶，馬玉崑，姜桂題傳統節制之軍。又後文之所謂「鎮嵩軍」者，卽前山東巡撫張曜平捻時所成之軍。以上隊號，或取主帥名號之一字，或以地名，或取含有威猛性質之一字；此卽當時非經制兵（旗綠營爲經制兵，有一定之制額，有一定之名稱，此外爲非經制兵）所謂「勇營」者也。

四援軍既奉令出師，以兵形已兆，敵軍已在朝鮮漢江口遍布水雷，海道梗阻，乃議盡由陸路自遼東分批前進，渡鴨綠江以入朝鮮，然道途迂遠

，不能即達，葉軍又孤懸牙山，待援孔急，李鴻章乃令江自康率仁字營由海道往，以愛仁，飛鯨兩小商輪渡兵，又租英商輪高陞號，載北塘防軍兩營，輔以操江補助艦，分載砲械人馬，護以濟遠，廣乙，威遠等軍艦，前赴牙山，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一二兩日，濟遠等三軍艦，并愛仁，飛鯨兩小商輪，先後抵牙山內島，運兵登陸，時有英軍艦告知，敵軍艦將來要擊，威遠以係木質練船，乃先出口。二十三日上午四時頃，濟遠，廣乙自牙山出口。八時，駛近豐島，（仁川西南海中）望見敵軍艦吉野，浪速，秋津洲等，橫海襲來，開砲轟擊。濟遠等艦亦即發砲應戰。是爲清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六月廿三日中日兩國在朝鮮西海岸廣島附近實際上戰幕揭開之日。兩國宣戰，則均在光緒二十一年七月一日。豐島海戰開始後，廣乙受重創并觸礁，縱火焚船，濟遠因舵毀而逸，敵艦吉野，尾追甚急，有水手發濟遠尾砲四出而中其三，敵艦始退。同日早十時，英輪高陞號代中國運兵

續至，操江隨行，遇敵艦秋津洲，操江爲其掠去，而敵艦浪速與秋津洲合，迫令操江隨行，船主英人高惠悌提出抗議，謂出發時，未接有開戰宣言，今可折回塘沽，不能聽日船之命，在船中國官兵，亦願與船共存亡，相持至午後二時，敵艦竟開砲轟擊，中國官兵以步槍爲最後之抵抗，歷一小時，高陞下沉，中國官兵死者約七百餘人，自此朝鮮海面，中國失制海權。相傳當時敵艦主持此事者，爲秋津洲艦長，亦卽十年後日俄戰役，日方海軍一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東鄉平八郎」其人也。而此事出後，駐日英使，曾提抗議，經伊藤提出閣議。交海軍大臣李明辦理，翌晨，伊藤復訪海軍大臣西鄉於其私邸，叩詢以此事之究竟，西鄉現不耐色曰：秋津洲艦長尙未有正式報告來：公何張皇之甚，伊藤拂然去。於此細微之處，亦可見當時敵人外交之戒慎恐懼也。未幾，敵陸軍，有成歡之進攻，先是我軍先後抵牙山者，有蘆防營，既不能卽得四大援軍之支援，如前所述，而牙山濱海

地勢平衍，又無可依據。聶士成以成歡（牙山東北）左右皆山，中通縱橫兩驛道，前臨大河，河之南北兩岸皆澤國，惟中通一線大道，跨河爲橋曰安城渡，爲北來要道。請於葉志超，率第二營，於六月廿四日，由全州移駐成歡，復以牙山絕地不可守，公州（牙山東南）背山面江，形勢便利，請葉駐焉。結果，葉志超自率一營駐公州，而聶士成以五營在成歡，成歡左右皆山，聶士成以主力配置於東面山頂，以一部位於西面山岡，均構築堡壘，以備敵之來攻，砲兵則在西南最高山頂占領陣地，以遏敵軍來路。六月廿六日，敵軍由振威（成歡西北）分道進犯，武備學生于光炘等，率前進哨伏於橋畔村落，夜半，日軍先頭行抵橋畔，光炘等狙擊之，頗有殺傷，但以接應不至，終爲日軍殲焉。廿七日拂曉，敵軍已踞成歡西北面山坡，聶士成親臨督戰，戰鬥極爲激烈，乃左側之東北面山坡，又突爲敵軍襲踞，砲擊我東面諸壘，我砲還擊，竟以瞄準不確，不能命中，勢乃不支，蓋是夜敵軍由素沙場分兩

路來犯，一從大道南進，攻我正面，一則繞出東路，以襲我側面，聶士成以全力由大道遏敵軍，而不虞東道之敵自側而來也。士成既敗，趨公州就葉志超，乃葉已先棄公州，聶追及之，合軍由東北繞道渡大同江以至平壤，於七月廿八日，先後至焉。吾人基於上述戰況，得所見如下：其一爲牙山之移駐，本爲避免戰爭，結果而戰爭仍不可免，由此觀之，以移兵企圖避免戰爭，此種消極免釁舉動，反以召釁。其二則豐島海戰喪師，聞爲我國師期，預爲敵人以賄得之於天津電報生，由此觀之，軍機之保護，與敵情之搜索，同一重要，情報故不僅限於敵情之搜索也。其三則成歡之戰，聶士成之舉動，總屬差強人意，其事前之卓見，臨時之苦戰，均屬可欽，後殉國於庚子（光緒廿六年）聯軍之役，淮軍後起二名將（聶士成，章高元，王孝祺，章曾參預本役戰事，苦戰於蓋平，王則參預中法馮子材鯨山之戰。）固自不凡。

四、平壤之戰與黃海之戰

甲午中日戰事，其得失成敗之關鍵，陸軍則在平壤之戰，海軍則在黃海之戰。經平壤之戰，而我國於朝鮮境內陸軍，相繼退至鴨綠江以西，二蹶不振。經黃海之戰，而我國海軍，先後失黃海及渤海制海權，蜷伏於威海，以至於覆沒。請分述之。

在敘述平壤之戰與黃海之戰之先，趁此以補敘兩國之作戰方略及計畫，以覘兩國原來方針及爾後戰事之演變。其一爲我國之作戰方略。我國之作戰方略，在集結海軍之主力於黃海北部，以扼渤海灣口，及掩護陸軍之輸送，并任在朝鮮陸軍之策應。陸軍則集中平壤附近，以擊攘在朝鮮之敵軍。其二爲敵之作戰計畫。敵之作戰計畫，分爲兩階段：第一期作戰，令第五師團進出朝鮮，以牽制在朝鮮之我軍，同時令艦隊擊破我海軍，以求獲得黃海及渤海之制海權。如第一期作戰之結果，幸能擊滅我海軍，即依其希望，將陸軍主力進至渤海灣頭，行直隸大平野之決戰，但我海軍，其隻數

噸數，遠駕於敵之上。如我之北洋海軍，尙有優於敵之堅艦，能否擊滅，一殊不可必，倘敵海軍不能握得黃海及渤海之制海權，而我海軍亦不能向敵近海行動，此時敵陸軍之主力，則送至朝鮮，以扶植朝鮮之獨立爲止。若敵海軍戰鬥失利，近海之制海權，落於我之手，則盡諸種之手段，援助在朝鮮之第五師團，同時陸軍之主力，則留置敵內地，以備我軍之往攻，再詳定第二期作戰計畫。由上述方略及計畫觀之，我本無意於作戰，勉爲付戰，已失機先之地位。敵則陸軍原來之目的，意圖決戰於直隸平原，特因渤海灣冬季冰期，乃制海權之未能即時獲得，戰事遂依自然之趨勢，而推移於遼東，其對於我國之當時海軍，極戒惶恐懼之致，視敵近年之狂妄何如，兩軍相遇，哀者勝矣，不其然乎？至此遂敘入平壤之戰。

甲、平壤之戰。

敵第九混成旅團，自六月廿七日，在成歡擊破我國軍之後，直趨牙山

。抵牙山而不見一兵，遂於六月廿九日仍回漢城。六月下旬，第五師團全部在漢城附近集合，逐漸施行第一期之作戰計畫。同時，其大本營以渤海灣冬季結冰，任何地點，陸軍均難登陸，爲圖年內實行直隸平野大決戰之企圖，不得不將我國海軍早日擊破，因於七月一日，命聯合艦隊迅與我國海軍求決戰，乃我國海軍潛泊於威海衛港內，不出應戰，敵海軍於是暫退至朝鮮西海岸，以設置臨時根據地，因是其大本營以年內（即光緒廿年）欲實行直隸平野大決戰爲不可能，必須待至來春解冰之期，遂於七月中旬變更原定計畫而從新策畫，其大要即增加兵力於朝鮮，以擊攘該方面之我國軍，相機直搗奉天，將直隸地方之我國軍，牽掣於該方面。同時，以一部軍隊，攻略旅順，以爲進出直隸之根據地。倘力所能及，台灣方面，亦派往一部之兵。依此計畫，增加第三師團，合第五師團爲第一軍，任命陸軍大將山縣有朋爲軍司令官。惟第三師團因運輸，交通，及動員事宜，先編成混成約一

旅團出征，直轄於第五師團長對津中將，該旅團半部。由佐藤大佐指揮，其他半部，由少將某指揮，於七月下旬，先後運抵元山，此敵方就原作戰計劃，而於成歡之戰後，略爲變更者也。迨七月中旬以後，我國四大援軍已漸次到達平壤，朝鮮政府對敵態勢，有動搖模樣，野津師團長以非擊破平壤之我國軍，不足以懾朝鮮，此即平壤之戰之動機，敵軍於八月一日，開始向平壤前進，結果，第九混成旅團，於八月十二日抵永濟。朔寧支隊，於八月十三日抵國主峴，元山支隊，於八月十五日抵坎北院。第五師團主力於八月十四日抵新興洞附近，對平壤形成分進合擊之局勢，我國方面，衛汝貴，馬玉崑，左寶貴三軍，於七月上旬，先後到達平壤，三將會商，擬即南下進擊敵軍，嗣接牙山敗報，且聞敵軍已完全占領漢城，仁川一帶，大部向黃洲前進，并於各要地佈設地雷，三將以後續部隊尙未全集，兵站設備未定，人馬暑行疲甚，因議決暫住平壤，以待後續部隊之來到，迨豐陞阿（即四大援軍

之一）軍抵平壤。因共同議定，先爲平壤防禦之部署，再定南下之策，并於安州，博川，定州之間，派兵守備後路。又於中和附近，獲敵探而得其地圖，知敵軍已向平壤進逼，連合其他情報，平壤我軍諸將，判斷當時如欲邀擊向平壤前進之敵軍，須有戰鬥兵兩萬，後方守備兵一萬，方足應付，爲俟有此兵力，再行進攻起見，遂決心暫留平壤防禦，并催促尙未到達之部隊急速前進，而電申意見於李鴻章，李轉申於軍機處（按當時兩國最高統帥部，敵方則設大本營於廣島，我國則由軍機處秉承廟謨辦理。十月三日，我國另設督辦軍務處，爲全軍之統帥部，起用罷政已久之恭親王奕爲督辦，各路統兵大員，均歸節制。）并附加意見，謂現除控置北洋各處防軍之外，極力調派，亦不過八九千人，按諸現時之形勢，尙須徵募廿餘營，方資調遣云云，乃七月中旬以後，清庭仍諭李鴻章令平壤諸將卽行進攻敵軍，李覺進攻尙非其時，一面訓令諸將仍扼守平壤，固守後路，一面徵求諸將關於

進攻」之意見，平壤諸將因爲第二次之意見具申，其要旨如下：按目前之形勢，各方皆宜顧慮，現各軍全數到達，總計不過世餘營，除分防及設站之外，戰兵僅有數千人，而平壤爲朝鮮重地，前進之後，尙須留數營守備，又此後前進，隨處要地，均須留兵防守，兵力遂愈分愈寡，若不先事預籌，一旦彼此不能兼顧，則大事去矣，且軍火糧餉之陸運困難，日下僅可支持，將來益感不便，本擬迅速進兵，惟目前布置未，周躁進徒誤全局，懇請速發大兵，填紮後路各要隘，俾平壤各軍，得以集結全力，以圖進攻。」等語。李氏乃綜爲一請俟各路援軍到齊，後路布置周密，卽行進攻。之言，以上奏清庭。先是李鴻章本擬以衛汝貴等四軍集中平壤，進擊敵軍，及聞成歡之敗，又誤聽敵軍由釜山，仁川，元山各處登陸，兵力已達五萬人之不實情報，遂判斷平壤諸軍無進擊之能力，至此遂亦主張暫守平壤，相機進攻，七月下旬葉志超由牙山敗走，繞道東北，渡大同江以至平壤，竟拜總統平壤諸軍

之命，諸將以其庸懦無能，咸輕視之，其在平壤之處置，對於情報，不布遠局，僅在平壤周圍之保山鎮，黃州，成川一帶，派遣小部之偵察隊，敵情反多由天津電知。對於防禦配備，決之於會議，而就平壤城內外築壘環砲，坐待敵攻，無攻勢觀念，吾人基於上述各點，得教訓如下：其一爲諸軍雲集之地而不指定統將，如四援軍之到達平壤而無總其成者，其勢等於唐代九節度之師之在相州，結果以無總其成者而潰將毋同。及葉志超奉命總統諸軍，又爲諸將所輕視，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葉志超之總統諸軍，實爲合肥用人之一大缺點，其二防禦而出之以專守，斷絕攻勢觀念，其勢自殺。情報不求之當前之敵，而轉來自他方，必多誤報，且不於當地盡各種手段以搜求必等於之，則判斷之參證材料，亦不充分，吾人從軍，初不必好高務遠，如能於此種情真理確之事，一一確切以爲之，卽爲極精良之兵學，委座嘗訓誡吾人，謂戰略上或有時取守勢，戰術上務取攻勢，又當

前之情報不明，無異於瞎子打仗。援昔證今，其言之痛切，實爲吾人之寶訓，再諱敗邀功，不但顛倒功罪，抑且淆亂是非，攪誤情報，以亂長官之作戰決心，較之僨事者之罪惡，尤勝一籌，其誤事亦更甚。豐島之戰之方柏謙，成歡之戰之葉志超，均發現此種事實，德人以人格爲用兵第一條件，良有以也。以上爲平壤未失，敗徵已見之實在情形，今再敘平壤之地勢，及馬玉崑於此役之苦戰，左寶貴之殉國事實，以資攷證而振頑懦。平壤爲朝鮮之舊京，城坵壯闊，高約十公尺，基脚厚約七公尺，南北綿亘十餘里，凡六門，其中玄武門跨山爲城，附城有一山，曰牡丹台，爲全城命脈所在，牡丹台外，復有三山環抱迤邐面西，內屏牡丹台而外扼義州之通衢，實爲平壤後路孔道，城之東南達王京漢城，西南至大同江口，東南走元山浦，地要而險，最據形勝，敵軍分進合擊，取包圍形勢，其部隊大概，已如前述。而當時我國守兵，合步騎砲兵約一萬五千人，野砲四門，山砲廿八

門，機關砲六門，城內糧儲，足供一月。八月十六日拂曉前，大同江東岸敵軍混成第九旅團，分左右中三隊前進，右翼隊及中央隊，向長城里之橋頭堡進攻，左翼隊自羊角島渡江，進攻平壤之南部，其預備則在中央隊右側續進。時我軍在大同江東岸之前線兩壘，夾大道而峙，而後三壘則背倚大同江面控大道，與北岸砲壘相望，稍北即浮橋，是日天未明，敵兵即來撲，馬玉峴親督部隊截擊，而敵兵冒死進，奮奪前兩壘，復趨後三壘，馬氏率部肉搏血戰，抵死撐拒，衛汝貴渡江援之酣戰至午後二時頃，敵兵敗退，至平壤城北之敵軍，即朔寧，元山兩支隊，是日拂曉，亦分兩道來援，其時我軍在平壤玄武門外堡壘分兩重，內重兩壘相屬，牡丹台即爲其東一座，外以三壘環之，敵軍來攻也，左寶貴親至城上指揮所部力禦之，戰况最爲慘烈，午前七時，外重之東壘，不幸而爲敵軍所破，而其中一壘猶固守，未幾，敵砲兵至附近山巔，向各壘猛烈射擊，於是中壘不守，而外重之西

一壘，及內重之西一壘，亦相繼失守，敵兵乃向牡丹台，牡丹台據全城形勢，我軍以全力守之，左將軍存必死之心，敵軍砲兵繼至，專注轟擊，其步兵乘勢蟻附以上，牡丹台遂陷，左服總兵翎頂及上所賜之黃馬褂，率部於午前十一時，向元山支隊施行逆襲，中彈而殞，部將死者數人，玄武門隨之而陷，吾人敘述至此，覺死者之天職已盡，其尸體所掩蔽之土地，終爲敵人掠奪以去，則爲吾人後死者之責，中華國民其念諸。牡丹台及玄武門相繼失陷，其時馬玉崑方與東路敵軍，相持於大同江東，并獲大捷。西路敵軍，及其第五師團主力，是日晨，至平壤城外西南隅，遭我軍衛汝貴邀擊，及奉天騎兵前後數次之襲擊，死傷甚重，正午十二時，亦敗退，馬衛兩軍，方擬追擊，忽聞北路失利，葉志超有速撤之令，乃退。惟馬將軍玉崑於左將軍寶貴殉國之後，仍主力守平壤，嗣見大部軍隊均捨城而去，始率部迂回甌山，安全以退至安州，葉志超當夜九時頃，向義州大道退却，經順

安以至安州，爲呂本元及聶士成軍所收容云。戰略失算，戰術奚益。然諸將中如左馬兩將軍之忠勇，則時過境遷，讀之固凜凜有聲色也，卽衛汝貴後遭嚴譴，然觀其戰蹟。亦覺高於圖逸開城之葉志超，故當時論者猶爲之訴屈云。

乙、黃海之戰

我國甲午以後無大規模之海軍，其以正式海軍而從事正式海戰者，厥爲甲午黃海之戰，亦卽甲午海戰勝負之關鍵，因此特將甲午以前我國海軍之建設，予以補敘如左：

先是光緒六年（公歷一八八〇年）冬，經營旅順，分建東西各砲台，爲北洋海軍根本，迄十二年而工竣。適廷議銳意建海軍，光緒十年，設海軍衙門於京師，以醇親王奕譞爲督辦，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爲會辦，山東巡撫張曜，奉天將軍善慶爲幫辦，適前訂德國之鎮遠，定遠兩鐵甲，

一快船，亦陸續而至，十二年春，命醇親王周歷旅順，大連，威海，烟台諸要隘，翌年，續訂英德廠之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四快船亦至，并延英海軍軍官琅威理來華計合超勇，揚威，得鐵甲二，快船七，光緒十四年，定海軍經制（按清代所謂經制，已略述如前，即含有正規軍之意，如當時之旗綠營，及洪揚事定後之長江水師，有制定定額者，謂之經制兵，餘如湘淮之勇營，則隨時成軍，隨時可以裁撤，則非經制兵，而此項非經制兵之統將，其功高望重者，則供補綠營之提鎮實缺，或就汛地以兼統勇營，或專統勇營而不赴任云。）以丁汝昌爲海軍提督，予總教習英人琅威理以副將銜（後聞加至提督銜，並聞一度因爭代理提督未得而去云。）適福建船政學生劉步蟾等出洋學習歸，各予以營官，（一船即一營，實即艦長）。乃編致遠，靖遠，經遠三快船爲中軍三營，鎮遠一鐵甲，來遠，超勇兩快船，爲左翼三營，定遠一鐵甲，濟遠，揚威兩快船，爲右翼三營。凡

此九艘，悉爲戰艦，（按此戰艦兩字，意卽能從事海戰之意，并非如今日之戰艦也。）此外鎮甲，鎮遠，鎮東，鎮南，鎮北等六蚊子船（按蚊子船係當時一種名稱，殆爲一種甚小之砲艦或海防艦，形容其小，殆如豆戰車命名之意）。則以守口爲後軍，合以魚雷艇六艘，威遠，康濟，敏捷練等船三艘，運船一艘，大小共二十五艘，凡設提督一，總兵二，副將五，參將四，游擊九，都司二十七，守備六十，千總六十九，把總九十九，均隸北洋大臣，其俸餉連同後路天津水師學堂及軍械支應各局經費，歲需銀一百七十六萬八千餘兩，是爲北洋海軍，而以山東之威海爲海軍駐所。以奉天之旅順爲修艦之所，分建提督署於威海，旅順兩處，并於光緒十一，十三兩年，將威海及旅順後路之大連灣各砲台，一併經營成功，由是威海，旅順口，遂爲北洋之海軍根據地，狀如巨蟹之雙螯，光緒廿年四月，李鴻章奉命校閱海軍，南洋之南琛，南瑞，鏡清，寶泰，開濟，保民六艦，廣

東之廣甲，廣乙，廣丙三艦，皆來會操，事竣，南琛等六艦返南洋，廣甲返廣東，後以解貢亦至天津，留威海。廣乙，廣丙，亦留威海。甲午戰事之前夕，我國全國海軍，具於此矣，此爲甲午戰前海軍之建設，至甲午戰事，則自豐島失利以後，我國失朝鮮海面之制海權，軍艦退集威海間出巡洋，出巡時，敵艦輒來窺威海云。當時清庭與李鴻章意見有不同之點，清庭意見，則欲丁汝昌當時率艦巡弋洋面，并與敵艦一戰，因此而責丁以畏葸無能，巧滑避敵，甚至諭令李鴻章另選勝任之員復奏，李則以我海軍缺乏快船，不敢輕於一擲，但令游弋渤海內外，以作猛虎在山之勢，使其陸海軍有所顧忌，至選員繼任，則以海軍將才難得，各將領中尙無出了汝昌右者，因作敵我海軍力之比較復奏，結果，清庭亦無以難之。茲將甲午黃海之戰之前夕，敵我海軍兵力，列簡表如左：其中艦種名稱，有與今日不同者，則以當時海軍尙未分晰清楚如今日也。）

中日兩國甲午黃海之戰前夕參與之海軍兵力簡表

中國

艦名	艦種	馬力	艦質	主要砲	水雷射管	兵器	速度	進力	水年	月
定遠	鐵甲砲塔艦	六〇〇〇	鋼	二二	一二	一四、五			光緒八年	公歷一八八二年
鎮遠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	右
來遠	同右	五〇〇〇	同右	一七	四	一五、五			光緒十三年	公歷一八八七年
經遠	同右	同右	同右	一四	同右	同右			同	右
平遠	裝甲砲艦	二三〇〇	同右	一一	一	一一、			未	詳
濟遠	巡洋艦	二八〇〇	同右	一八	四	一五			光緒九年	公歷一八八三年
靖遠	同右	五五〇〇	同右	二三	同	一八、			光緒十二年	公歷一八八六年

致遠 同右 同 右 同右 同 右 同右 同

超勇 同右 二四〇〇 同右 一二 一五、 光緒七年 公歷一八八一年 右

揚威 同右 同 右 同右 同右 同右 同 右

廣甲 同右 一六〇〇 鐵骨 木皮 一〇 一四、七 光緒十三年 公歷一八八七年

廣丙 同右 一二〇〇 同右 一一 一七、 光緒十七年 公歷一八九一年

鎮南 砲艦 三五〇 鋼 五 八 光緒五年 公歷一八七九年

鎮中 同右 同 右 同右 同右 同 右 光緒七年 公歷一八八一年

福龍 巡洋水雷艇 一五〇〇 同右 二 二 二三、 光緒十一年 公歷一八八五年

左隊 第一號 水雷艇 一〇〇〇 同右 六 三 二四、 光緒十三年 公歷一八八七年

右隊 第二號 同右 一四五 同右 二 二 一八、 光緒十一年 公歷一八八五年

比叻

鐵甲
砲塔艦

二五三五

鐵骨
木皮

一八

二

一三、

公歷一八七七年

赤城

砲艦

九六三

鋼 一〇

一〇、

公歷一八八七年

西京

代巡洋
艦用

三〇〇

同右 四

以上為兩國黃海海戰前夕兩國參與此役之海軍兵力，當時我國志在避戰，敵海軍，則力求我國海軍之所在以一戰，已如上述。光緒二十年八月

十六日午後五時，敵海軍司令官伊東祐亨率松島，嚴島，橋立，吉野，扶桑，浪速，高千穗，秋津洲，千代田，比叻，赤城，西京等十二軍軍艦，由小乳蠶島（大同江口西南）出發，向黃海北部海洋島（鴨綠江口西南）駛行，八月十七日午前六時半悉達海洋島附近，經彙登港，偵察無我國軍艦，遂復向小鹿島駛行，此敵海軍當時航向以追跡我國海軍之情況也。我國方面，清廷以是時大軍方雲集平壤，擬以總兵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接應前方，由大連灣向鴨綠江口登岸，適八月初九日，丁汝昌率海軍全

隊，計鎮遠，定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濟遠，平遠，超勇，揚威，廣丙，廣甲，鎮南，鎮中，并魚雷艇四艘，復出巡海。十三日，抵旅順。李鴻章卽飭其翼護劉盛休所部以向鴨綠江口，劉部凡載招商局船五艘，八月十六日夜午，抵大東溝。（鴨綠江口稍西），平遠，廣丙，泊港口，鎮南，鎮中及四雷艇，護衛運送船五艘以入港，澈夜登岸，鎮遠等十艘，均泊口外，八月十八日晨，丁氏催促銘軍迅速卸盡，并令各軍艦於午刻起碇，仍歸旅順，乃十八日晨十時頃，突見黑烟一縷，自西南來，測望之，船皆懸美國旗，以眩耳目，十一時頃，船來愈近，凡十二艘，皆易敵旗。汝昌乃令各船起碇，以作戰備，以鎮遠，定遠，（旂艦）爲第一隊。致遠，靖遠爲第二隊。經遠來遠爲第三隊。濟遠，廣甲爲第四隊。超勇，揚威爲第五隊，先是丁汝昌偕德員漢納根，英員秦萊，同集定遠艦之飛橋上，共商應敵之策，議決分段縱列，以待敵艦之來，及起碇，發出指揮艦隊糾飾之信

旗，而信旗所示者，乃爲諸艦相併橫列，與議決指示者不同，以主力艦居中，并非適所議決之陣形，時丁汝昌與漢納根立於飛橋之前方，泰萊見陣形已錯，欲請更改，但恐陣形更亂，或至潰散而不可收拾，兩害相權，以保現狀爲害之輕者，遂忍而未言，乃兩翼小艦，覺其位置之危，逗留於後，艦隊因成半月形。定遠，鎮遠兩主艦，不期然而突出於前方，是時，敵艦採用單縱列之戰鬥陣形，其赤城及西京，由右側移於非戰鬥之左側。午後零時五分，伊東命各艦揭大軍艦旗於檣頭，兵員就戰鬥配置，兩方艦隊，愈接愈近，泰萊見敵艦之進行，似欲橫攻我國艦隊最弱之右翼，因建議於丁汝昌 令全隊向右移四度，或可使主力艦最先與敵艦接觸，汝昌採納，漢納根卽至船後，指揮旗尉下降信旗以示移動，泰萊則立於瞭望塔之入口，候舵機之轉，乃久不見其動，因顧謂劉步蟾曰：總兵！一時劉爲海軍右翼總兵）改道之旗已下，君若不向左轉舵，艦隊將愈紛亂矣，步蟾乃令

曰「舵左轉」。然復低聲曰：「慢！慢！」結果，艦止不動，泰萊大恚，加以詬詰，旋由瞭望塔跳下，奔訴丁汝昌，此時飛橋上只丁氏一人，以言語不通，竟不能達，適劉步蟾發橋下之砲，飛橋年久失修，轟然一聲，橋爲震斷，丁汝昌與泰萊同自空中墜落，均受重傷，是卽光緒二十年八月十八日中日兩國黃海海戰之開始，時丁雖受重傷，仍危坐定遠甲板上督戰。敵艦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艦居先，松島，千代田，嚴島，橋立，比叡，扶桑次之，西京，赤城則在後方之右側，作一字堅陣進撲。其司令官伊東祐亨則以松島爲旗艦，乘以督攻。午後零時五十分，兩方艦隊相距約六千公尺，我國旗艦定遠發砲，諸艦齊應，但彈丸悉落於敵艦近旁之海上，適微風自東方來，硝煙蔽我之前面，敵艦即趁此增加速度，轉道左行，午後零時五十五分，距我國艦隊右翼約三千公尺，卽以右舷火砲，開始向我揚威，超勇諸艦猛攻。午後一時五分，其先頭諸艦，與揚威，超勇

等艦，相距約一千六百公尺，雙方砲戰，愈加猛烈。未幾，揚威，超勇，相繼起火，超勇沉沒，官兵燼焉，揚威亦擱淺不能動。自超勇沉後，平遠，廣丙兩艦來會，而船弱不能應戰。敵艦復分兩支向我艦隊左右環攻，於是我國艦隊陣形，益形紊亂，當敵艦拂我國軍艦右翼而過也，其比叻，扶桑，赤城不及從，改向我定遠，來遠中間突進，受我定遠，來遠，及經遠之環攻，受重創而逸，我致遠彈藥盡，適與敵艦吉野相值，艦長鄧世昌，以敵艦專恃吉野，苟沉是船，足以奪其氣而集事，遂加足速力以突吉野，欲與同沉，吉野駛避，而致遠反中其魚雷，船遂左傾，須臾沉沒，鄧氏及所部二百五十餘人皆溺，鄧世昌遇救，不肯獨生，仍投海於死，其責任心，可與日月爭光，河山共壯矣，時已過午後三時，是時，福龍及左一雷艇，亦由大東溝駛至，傍定遠右側以自衛，亦不得力。濟遠逸歸旅順，揚威，經遠，廣甲先後沉沒。靖遠，來遠當時不能支。亦駛出陣地而赴大鹿島

敵艦松島、千代田、嚴島、橋立等，圍攻鎮遠，定遠二艦。鏖戰一時許，松島被爲定遠擊沉，而定遠亦受重傷，械彈俱盡，時已日暮，敵艦恐爲我國魚雷所擊，解而南去，鎮遠，定遠亦卽西歸。翌晨，抵旅順。二十四日，李鴻章電令處濟遠管帶方柏謙以極刑。是役我國計失超勇，致遠，揚威，經遠，廣甲五艦。存者亦各創甚，已不成軍，將校死難者八十七員，而以鄧世昌死事爲最烈，清庭予諡「壯烈」，兵死傷一千餘人。吾人對此關係甲午中東戰事全局之黃海戰役，特將所見分述如下：一，中日兩國軍艦比較。其隻數及馬力，雖我優於敵，而速力及下水年月，則我不如敵，說者謂當時西后取海軍經費以建頤和園，以致不能按時添船，留此缺陷，可爲深慨。二，平時訓練問題。海軍編練之始，曾聘有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總操課事，如前所述。琅甚嚴厲。官兵苦之。一說謂某年北洋冬季封凍，海軍尙巡，適丁汝昌有事北上，琅以有提督銜爭代理不得，一憤而去。

，聞瓊去後，總兵以下，多挈眷陸居，操課鬆懈，尤於冬季例巡南洋時，甚云。日俄戰前，相傳日本東鄉大將，於赴旅順俄艦之宴時，手所着之白手套，觸鐵索而爲其銹所污，卽隱以決俄海軍之無能爲，况事實有甚於鐵索之銹者耶，傳甲午前我海軍曾一度至日，水兵登陸，以與警察衝突故，解除其佩刀，日本深以爲恥，警察以後不佩刀，以掩其痕迹，聞東鄉獨語人以我國海軍之不足畏，蓋曾見我艦上水兵掠衣於大砲上，而無人禁止之云。觀察于微，軍國亦然，我人宜如何戒懼乎。三，戰爭最重情報，而以當面之敵爲尤甚，此役我於敵艦跡迹，不甚了然，直至黑烟一縷，來自西南，始知其事，未免遲鈍。四，臨戰布陣，始則信號所示與命令相反，繼則猶豫模稜，無一貫之指揮秩序，是亦致敗之因。可見堅甲利兵，不過一種工具，而所以運用之者，仍屬於人，普法之戰，俾士麥歸功於小學教員，豈無故哉。

五、我軍由平壤退至鴨綠江以西各地迄金州、旅（旅順詳見第六目）、大、失守及海城四次反攻與敵軍出擊概況

此次戰事，陸戰以平壤爲一勝敗關鍵，海戰以黃海爲一勝敗關鍵，於此兩役以前，特別加詳，此外則誌其概況，所謂詳所當詳，略所可略也。然此亦不過就當時事實而言，其實清庭方面，以及當時士大夫，僉以平壤及黃海兩戰，爲劃時代之會戰，因而形成勝敗關鍵之看法，一爲從實研求，甲午中東之戰及日俄之戰，如再往下支持，日本勢將不支，事後卽日人亦自承其事，日俄之戰不具論，假如甲午中東之戰，我國方面，一如今日之長期抗戰者然，結果或另成一局面，亦未可知。無奈當時清庭，廟算則飄搖無定，李鴻章當時尙不能支配朝局，更安能支配全面長期之抗戰，觀此可以見我 委座之偉大，而今日長期抗戰之按諸敵情，國是，爲必要不

可少者也。茲更敘平壤以後陸戰之概況，先述敵軍方面。其第一軍司令官山縣有朋及所部，於光緒二十年八月下旬，到達平壤，此時敵軍所得情報，爲鴨綠江方面之我軍，其數日見增加，山縣認爲有急向鴨綠江前進之必要，遂於九月上旬以降，命諸隊逐次由平壤出發，但以交通不便，糧秣缺乏，於九月二十日前後，始達義州附近，於是在鴨綠江畔集結兵力之山縣，正準備攻擊對岸之我軍，適又奉到其國大本營（六月下旬以降，敵編成第一軍開赴朝鮮，大本營爲求指揮靈敏，由東京移廣島。）之訓令，其要旨如下：一茲令大山巖大將，以第一第二師團及混成第十二旅團，編成第二軍，與聯合艦隊協力，占領旅順。第一師團及混成第十二旅團，於本月十五日，由宇品出發。第二軍司令部，十六日出發，先向大同江集合。第一軍務牽制前面之敵，間接援助第二軍之作戰。一云云，山縣既奉上之訓令，依其任務，益認爲攻擊鴨綠江對岸之我軍，有急速之必要，因於九

月二十六七日，決行攻擊，其部署擬以軍之主力，由安東縣附近渡鴨綠江，以期遮斷在九連城我軍之退路，嗣以偵察之結果，安東縣附近鴨綠江之河幅廣闊，沿岸一帶，沼澤又多，因變其企圖，由義州附近渡河，并以一部進出於水口鎮附近，遂於九月二十六日發下命令，命所部全軍向義州前進，并軍令砲兵部長黑田久萃少將，偵察砲兵陣地，軍工兵部長天順秀一大佐，擬定鴨綠江架橋計畫，基於上之命令，敵軍第三師團長桂太郎之佐藤支隊，到水口鎮，其餘於二十五日抵義州，第五師團長野津道貫所部，於二十六日抵義州，於是第一軍司令官山縣，在義州決定擊攘在虎山附近之我軍，再向九連城附近攻擊其左側背。九月二十六日午前十一時，佐藤支隊由水口鎮東杜武谷開始徒涉，守口之依克唐阿所部不支，佐藤支隊得以渡河，依得報走寬甸，時正敵第二軍由我花園港登岸之日也。敵軍佐藤支隊，既由東路上游渡江，敵軍之架橋隊，遂乘夜在虎山對岸架設軍橋

，九月二十七日，天尙未明，其第三師團主力，即通過軍橋，向虎山進攻，虎山勢如虎蹲，爲九連城險隘，我軍宋慶（即我軍退過鴨綠江以後，總統前敵諸軍者。）聞敵軍大部，已由虎山附近開始渡河，乃遣諸軍由栗子園，葦子溝，及九連城各方面，向敵軍逆襲。其時敵軍第一線部隊，頗受壓迫，其後方部隊，亦不能續行通過軍橋，戰況已陷於不利。乃至午前十時頃，我國守軍及守砲壘之銘軍，不耐鏖戰，忽爾後退，諸軍亦望風相從，不可遏止，僅聶士成所部牙山軍，尙據守本山未動。敵軍以幸得此種轉機，遂環攻虎山，聶部終不支，退渡靉河而西，於是靉河以東經營月餘之各壘。不崇朝皆爲敵軍所據，九連城亦爲敵軍所有，宋慶北走鳳凰城，時爲光緒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也。當敵軍之未渡也，曾遣奧田支隊循鴨綠江而西，屯安東對岸之麻田浦，以砲擊我國軍安東諸壘，迨九連城敵兵，分枝東下，我軍豐陞河，聶桂林等，不料敵軍夾江而至，亦棄安東走岫巖，敵

軍進入安東，自是東起安平河口，西至安東，沿鴨綠江境，均陷於敵軍之手。其後宋慶由鳳凰城退守摩天嶺，敵軍乃於十月二日入鳳凰城，依克唐阿由寬甸退走賽馬集，敵軍乃於十月九日入寬甸，以上鴨綠江之戰，似爲一種國境會戰。此江界我國及朝鮮間，江以北，我之九連城，江以南，朝鮮之義州，兩城隔水相望，實爲中朝孔道，諸軍奔潰入還，朝命宋慶總統陸軍前敵諸軍，奪葉志超職，逮問衛汝貴。時我軍駐鴨綠江北者，爲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所部鎮邊等軍十二營。宋慶所部毅軍九營。聶士成所部蘆橋防軍四營。呂本元，孫顯寅等所部盛軍十八營（卽衛汝貴所部）。劉盛休所部銘軍十二營，江自康所部虎字淮勇五營，耿鳳鳴等所部奉軍各營（卽左寶貴舊部）。豐陞阿，聶桂林所部奉天盛軍練軍十二營。新舊約共七十餘營。兵力不可謂不厚。自依軍外，諸軍皆受宋慶節制，宋能戰而乏調度，非大將才，諸將驟稟節度，多不悅，故諸軍雲集，仍漫無紀統，於時我

軍皆歛屯江北，敵軍遂平行而至義州，去我軍渡江時已一月，諸將仍蹈平壤覆轍，不能及時布置，遂任敵飛渡，不可遏矣，由此觀之，平壤之役之葉志超，黃海之戰之丁汝昌，鴨綠江國境會戰之宋慶，旅順之戰之姜桂題（公推），賢愚雖各不同，然其不能統攝一切則一也。統將之關係軍事也如此，然後知列強於平時設爲機構，如日本之「軍事參議官」，德軍從前之「監軍」，選拔曾任平時戰略單位長官，久歷戎行之高級將領，內參軍國大計，外任軍事校閱，藉以養成戰時之高級指揮官（如陸軍則軍以上，海軍則聯合艦隊等），其作用實甚重要也。依上之敵情分晰之，則第二軍（大山巖）任務，爲佔領旅順半島。第一軍（山縣有朋）任務，爲牽制當面之敵。爾後以事實證明，由第二軍任務而發動花園口之登陸。（九月二十六日）金州之戰。（十月初四日）大連灣之戰。（十月初十日）旅順之戰，（十月二十五日）由第一軍任務，而後發動鴨綠江之戰。（如前所述）

及以後岫巖（十月二十二日）與賽馬集（十月十七日）之戰，樊家台（十一月十三日）及草河附近（十一月十五日）之戰。陡嶺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士門嶺（二十一年正月一日）之戰。寬甸及長甸（二十一年二月二至五日）之戰。敵第一軍并於第二軍攻略旅順後，秉承大本營，以「將來向直隸平野轉進之目的，第一軍將移於大連方面，對海城附近，有側敵行動之顧慮」。因此而發動遼河平原析木城以迄海城之戰（約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以迄廿一年二月十五日）。中含缸瓦寨之戰，蓋平之戰，太平山之戰，牛莊之戰，營口之戰，田莊台之戰。而我國方面，主持軍事之李鴻章，在九月中旬，以與敵持久之方針，策定方略，其要旨如下：一、就現在可使用之艦隊，扼守渤海。二、以掩護奉天之目的，東三省（除遼東半島）之大部，及河南，山西之一部軍隊，集合於中韓國境附近，加強第一線之守軍。三、以掩護北京之目的，在天津，大沽間，山海關，秦皇島間及通州

附近，集合各省之大軍。迨光緒二十年十月三日，清庭起用恭親王（恭王）以中法戰事失利，於光緒十年罷政。）督辦軍務，遼東軍務，愈爲暗淡，十月九、十兩日，失金州、大連。十月二十二日，失岫岩，十月二十五日，失旅順。旅順陷落後，在敵軍方面，第二軍任務完成，我軍務處敵情判斷，以爲敵一二兩軍，將相合進出遼河河谷，略取奉天，然後長驅錦州，進逼山海關，再以別軍，或即以攻略奉天軍之一部，由海路向天津，山海關，煙台，或威海衛等處，任何一地登陸，於是以掩護北京之目的，在海岸尙未結冰之時，山海關，大沽附近，宜加顧慮，而山海關尤覺有集合重兵之必要。李鴻章則以我國殘餘海軍之所在，深以衛海威守備薄弱爲慮。十一月上旬，曾具申意見於軍務處，軍務處據不確實之情報，信敵軍即將由山海關上陸之說，專注山海關方面之守備，而置李鴻章之請求於不顧，并仍命李鴻章遣北洋殘餘海軍，出巡海上，威脅敵之海上聯絡線，以牽制敵軍進

出海城方面（海城關係，見上文。戰况，見下文），李氏則以旅順既陷，海面之險要愈少，北洋兵艦無多，不堪再戰，威海不可再失，該處砲台兵艦，宜相助爲守，仍請督促調募各營，出關應援宋慶之軍等語覆之。於是北洋海軍，自旅順半島陷落後，蟄伏威海衛，劉公島，迄未出動云。敵軍方面，於鴨綠江戰鬪後，其第二軍由花園口登陸起，以迄佔領金州及大連灣等處，第一軍所受牽制當面之敵，以便利第二軍佔領旅順之任務，將告垂成，第一軍如何使用，轉成問題，大本營之意，以在此時機，卽置渤海冬季冰期之顧慮於不顧，而旅順未陷。（按觀此則當時敵第二軍能以非優勢之兵力之強襲而佔領旅順，實出情況判斷之外。）我國海軍，亦未全亡，今卽準備直隸平野之決戰，似嫌過早，然於此際攻略奉天，則又給養困難，除令其第一軍於現在地附近準備冬營以待時機外，別無他法，因以此項意圖電山縣有朋，山縣基於此項電令，卽令第一軍之兩師，在驪河及大

沙洋之兩水城，布置冬營，由布置冬營之關係，其對於岫岩，賽馬集，樊家台，草河附近，寬甸，長甸，凡東邊道所屬境內之戰鬥，如前所述者，不過爲警戒冬營，進而爲一種掃蕩戰。而我軍於此經過期間，如聶士成十月之於摩天嶺，連山關，分水嶺，十二月下旬之於陡嶺子，土門嶺。張錫鑾（時爲東邊道）光緒二十一年二月間之後長甸，寬甸。其戰蹟均有足稱者。尤有進者，聶士成以戰事起後，但聞敵來，未聞我往，故敵得前進無忌，乃電請於諸帥，統率精銳千人，直出敵後，往來游擊，截饜道，焚積聚，多方擾之，令彼首尾不能兼顧，然後以大軍擾之，倭可克也。已開今日游擊戰之先河，而寥寥數語，將戰爭主動被動之利害，及游擊戰之作用，闡明詳切至此，宿將所見，固自不凡。惜爲諸帥所厄，不果行。其次則爲張錫鑾之克復長甸，寬甸，爲定邊軍七營，實得力於總教官天津武備學堂縣丞商德正其人者。迨長甸，寬甸既復，東邊道境內大部分敵軍，以西

赴海城之故。兵力甚單，而九連城，鳳凰城，及安東人民，常覘敵軍動靜以告我軍，朝鮮義州，亦有向我國請兵以願作內應者，當時如有勁旅自寬甸乘銳掃蕩，收復鴨綠江沿邊諸城，以斷朝鮮遼東之通路，則在遼東之敵軍，必有返顧之憂，惜乎張錫鑾不能爲此非常之舉，設以聶士成處之，或能出此奇兵，亦未可知。而當時邊將，既乏抵隙擣虛之才。中樞復無高掌遠跋之用。坐令九連，鳳凰諸城，終淪於敵軍之手，以迄於戰役之終。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旅順陷落（詳見第六目），敵第一軍司令野津中將（時山縣奉召返國）卽實行進攻海城，理由已如上所述。第一軍之第三師團，於十一月初旬，奉命在岫巖集合，以備進攻海城。第三師團長基於此項命令，遂以師之一部由佐藤指揮，向蓋平方向前進，掩護師團之左側，師團主力，則於十一月十四日，由岫巖向析木城進發，當時我軍宋慶本奉有由摩天嶺回援旅順之命，兵未及達而旅順已陷，督辦軍務處遂另予以統

帥諸軍，防守蓋平，海城一帶之命，可謂與敵軍處置，針鋒相對。於是宋慶遂駐守蓋平，并分兵析木城，然亦未有防禦設備，僅遠派騎兵以行警戒而已。海城尙未及另行布置，十一月十六日，敵軍進攻海城，當時我軍防守海城者，爲奉軍八營，騎兵四營，砲兵一營，及盛字練軍步兵四營，當日（十六日）海城卽陷。先一日（十五日），析木城陷。海城陷後，我軍之據守蓋平、牛莊、及鞍山站各地者，本有可由三方面以奪回海城之勢，敵軍頑強堅守，未能克復。蓋平爲遼南之屏蔽，與海城尤具唇齒之勢，十二月初五日，敵軍復以混成一旅團由乃木希典率領，往攻蓋平，當時我國方面，以宋慶過於注意牛莊之故，致蓋平兵力單薄，僅有章高元（與聶士成，王孝祺同爲海軍後起三名將）所統之嵩武軍八營，張光前之親慶軍五營，及拱衛軍殘留之火砲二門。十二月三日，敵軍分兩部進攻蓋平，章高元鏖戰甚猛，卒以張光前所部牽動，蓋平入敵軍之手。先是光緒二十年十二

月二日，清庭以淮軍屢敗之故，擬改用海軍，遂授兩江總督劉坤一（湘軍舊將）爲欽差大臣，節制關內外防剿各軍。及蓋平失陷，宋慶退守營口，十二月十五日，清庭又有劉坤一進駐山海關，吳大澂率部出關，會同宋慶諸軍相機進剿之諭。劉以急切不能前往山海關，將關外攻守之事，奏請暫責成宋慶，直至光緒廿一年一月十一日，移駐山海關，劉當時奏呈遼東作戰方略，要旨如下：「現倭人佔領盛京省之南部，蟠據海城、蓋平等處，以爲老巢，若以全力分路進攻，勢不難於恢復，若曠日持久，不但虛糜軍餉，且使軍心懈弛，殊有再生疎虞之慮，擬請命依克唐阿（黑龍江將軍）長順（吉林將軍）等，合軍由連山關方面前進，此爲東路。又宋慶所部并老湘軍等營，由牛莊方面前進，此爲西路。又臣所部督撫親軍，與神虎宏字各營，及湘鄂各軍，由分水嶺方面前進，此爲中路。更請派關內各營，進出關外，以備接應」云云。奉諭以中樞不爲遙制，准由劉坤一計策萬全，并

催促關內各路援軍。結果，劉氏之作戰方略，并未能一一實現。依克唐阿、長順所部兵力之大部分，本于十一月下旬，集中于遼陽及其附近，其時兩氏奉有軍務處飭令併力守備蓋平、遼陽、牛莊一帶，并應援宋慶之命令，兩氏因于十二月上旬，以其主力進至騰鰲堡互鞍山站之線，計五十九營，約二萬人。兩氏計議，與其坐待日軍之攻擊，使得從容準備，毋寧乘其兵力寡弱，佔領未固之時而擊攘之，遂以後方防備，託之于奉天將軍裕祿，面向海城行第一次之反攻。結果。以軍械太舊，兵心不齊，而兩氏之軍，同遭挫退。爾後軍務處復以敵由山東登陸，反信敵人遼東兵力必分，可以乘此恢復，命兩將軍向海城行第二次之反攻。結果，十二月廿六日海城之戰，依軍死亡甚重，長軍亦復不支，和率挫敗。至此我軍以一、二、兩氏反攻海城，均遭失敗，深感在海城之敵軍，并無減少模樣，蟠踞甚堅，與軍務處之敵情判斷相反，遂改行大規模第三次之反攻，其布置在遼陽知

州徐慶璋率其所部，由東北方攻擊析木城，以斷日本軍之後路。依長兩軍及牛莊諸軍，由西北圍攻海城，并由宋慶派遣一部參加攻擊（即賈文祥軍，實際未至參與）。宋則自率其主力擊攘蓋平方面之日本軍，以遮斷海城與蓋平之連絡。此役兵力，除宋慶所派之賈文祥未至外，共九十四營二哨，約三萬三千人。於光緒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開始攻擊，卒以日兵頑強抵抗，東路（長順所部）死傷甚重而退。中路（依軍所部）阻於砲火而退。西路（徐拜邦率領）則先已西走。是爲第三次反攻海城而失敗者。但諸軍雖遭失敗，并未遠退，光緒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復向海城行第四次之反攻。計當時我環海城而軍者，有兩將軍（依克唐阿）（長順）一巡撫（吳大澂）一提督（宋慶）一藩司（魏光燾）共百餘營。曾國藩謂軍事成於一而敗於二三，况不止於二三者耶？政府日盼捷音，乃四攻海城，終不能拔，直至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四日，海城敵軍出擊。五日佔領牛莊至遼陽間孔道

鞍山站，而遼陽牛莊間之連絡以斷。牛莊（二月九日失守，時我守者爲魏光燾等之湘軍）營口（爲各軍軍資集中之地，砲台水雷，有相當之設備，當時守者爲蔣希夷一軍約二千人，及道標兵三營，卒以抵抗不力，於二月十二日失守）田莊台（我軍以宋慶毅軍爲基幹，計六十九營，人員約二萬，砲四十門，二月十五日失守）方牛莊之陷，吳大澂所部，有中營管帶洪貞祥者請於吳曰「倭人得牛莊必不失，當逕撲宋慶軍，且料海城之敵，將傾巢而出，今夜乘虛反擣牛莊，必得手，誠能奪回牛莊，可長驅以擣海城，縱未必克，倭必返顧，可抒宋慶之急，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救。」吳未能從，而牛莊敵軍，實於當晚夜盡赴營口，與由蓋平北進之敵軍會合，其牛莊、海城等地，留兵甚少云。此與張錫鑾不能由寬甸乘虛以直擣九連諸城，斷遼東敵軍之後路將毋同。至此而遼東戰事告一段落。溯遼東戰事重要諸役，厥爲鴨綠江國境之戰，旅順之戰（詳見第六目）海城之戰三戰

役。經鴨綠江國境之戰，而我國在朝鮮軍勢上之局勢，縱不壞戰爭之後而摧毀結束。經旅順之戰，而渤海之制海權，大去其半，敵軍有由水運乘春和以趨山海關登陸之可能性。經海城之戰，而敵軍有西竄錦州以入關之顧慮。清庭乃以倭竄山東，遼東兵事反可放鬆，其實敵軍之竄山東，除欲摧毀威海，促成覆滅中國海軍外，無深入山東內地之必要。清庭之所見，毋乃隔癩，至遼東戰事失敗之原因，舉其要旨，可得而言者，即爲中國地大而交通不便，調集兵力不易，迨兵力調集，如海城第四次反攻，環海城而軍者約百餘營，則編制複雜，素質亦差，統將先後如宋慶、劉坤一等，或則缺乏遠謀，或則已隣遲暮，均非能涵蓋一切，應付此局之人。至以淮軍屢敗而改用湘軍，則同屬強弩之末，是又何異以朝三暮四而易朝四暮三者耶？此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六、旅順威海衛之戰事概略及台灣倭軍攻略之尾聲與和約要旨

甲午戰事，旅順於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陷落，威海衛於光緒二十一年一月十八日陷落（迄劉公島陷落之日算）今併入一目而對照敘述，誠以渤海地形如蟹，此兩天險巨蟹之雙螯，自此雙螯之折，而促成海軍覆沒，直接使陸軍無法進展而祇能專守，間接以陸海軍之消沉而促成城下之盟，他年如有作此兩地之戰史旅行者，其故壘遺址，極堪注意。茲先敘旅順。旅順與威海衛相對，爲渤海門戶，其地斜伸入海，形如卷心荷葉，偃臥波上，金州則荷蒂也，從金州向西南，愈趨愈狹，至南關嶺而極，中實不過六里，有若荷莖，爲旅順後路要隘，踰南關嶺而西南，則地勢漸張，亘西南而東北，作三角形，磴道回旋，乃天然形勝，踰南關嶺又西南行五十里爲水師營，迤西爲椅子山，山之東南爲白玉山，再南爲黃金山，是爲旅順口東岸。椅子山之西爲洋沱凹，是爲旅順口西北海岸。循洋沱凹海岸南行而西，爲老鐵山，由老鐵山角，折而東轉，爲饅頭山，是爲旅順口西岸

抗之我軍，十月初九日陷金州，初十日陷大連灣，當敵第一軍向鴨綠江前進之際，我國當局恐撼擾陪都，遂減金州，旅順之兵，以增加鴨綠江畔，及第二軍之先頭由漁隱洞錨地（在大同江，由此以至花園口登陸）出發，我軍在金州、大連者，僅有下之部隊：副都統連順所部之步兵一營、騎兵二哨，分布於金州城及貔子窩附近海岸。總兵徐邦道所部之步兵三營、騎兵一營，分布於金州及大連灣。砲兵趙懷益所部之步兵六營另二哨，分布於大連灣及旅大之間。以上三種軍隊，無總指揮官統轄，連順則受奉天將軍裕祿之遙制，徐、趙則遠承北洋大臣李鴻章之遙制。兵力既單，指揮無主，不數日而金大相繼失陷，旅順更危如壘卵，且大連灣有海軍碼頭，敵軍據之，其大小軍資得由海運登岸，轉輸前敵，敵軍後方連絡線既近，而遼東之禍愈烈。先是第二軍第一師團之大部，於九二十六日，在花園口登陸，十月初九初十兩日，連陷金州及大連灣之後，其編入第二軍之第十二混

成旅團，亦於十月十六日，在花園口上陸完畢，向金州前進，是時敵第二軍司令官，尙擬待第二師團到着，再行攻擊旅順，并以旅順之險要，守備之完密，擬召致攻城砲隊，後因偵察我軍在旅順附近者，其數不過一萬二千內外（按當時我軍守兵，爲姜桂題、程元和、張光前、黃仕林、衛汝成，及由金大潰歸之徐邦道、趙懷益諸軍，時旅順諸將不相繫屬，共推姜桂題爲主），而其大部均係新募之兵，無何等之訓練，并由他方面開來之援軍，亦無甚戰鬥力，因決心不待第二師團到着，即行攻擊旅順。至其攻擊方法，係用強襲法，其軍隊區分，爲搜索騎兵（約一大隊、另一中隊）左翼縱隊（步兵一聯隊（欠一大隊）、騎兵一小隊、山砲一中隊、工兵一中隊、（欠一小隊））右爲總隊（第一師團及混成旅團之各主力與攻城廠）軍總預備隊，其攻擊部署，以搜索騎兵位置於蓋龍山之西，警戒軍之右側，以二部進出由雙台溝通旅順之大道，與混成旅團及左翼縱隊保其連絡，并搜

索前方。左翼縱隊展開於旅順東北方，以牽制我軍，同時以右翼縱隊中第一師團，由土城子通旅順本道之西方展開，以松山之砲台爲攻擊目標，但須先佔領旅順西方案子山之堡壘，以備我軍萬一之出擊。以右翼縱隊中之混成旅團，由土城子通旅順大道之東方火石砬之線展開，俟第一師團佔領案子山後，混成旅團卽加入第一師團之左翼，攻擊二龍山之砲台。攻城廠在水師營北方佔領陣地。軍之總預備隊位於土城子南方之高地，我軍不亟以全力守備南關嶺，扼旅順咽喉，當十月初旬，卽經營扼後山之計，當敵軍踞南關嶺後，旅順我軍，除留守海岸砲台士兵外，盡數分布後山，因此備多力分，轉使敵人得抵隙乘瑕。其中惟十月二十二日，徐邦道北進，遇日兵先頭部隊於土城南，徐率部奮力擊之，敵被截爲數段，敵軍大挫，我軍追逐過雙台溝，是爲旅順第一轉機，乃敵軍後隊繼至，徐兵無接應，飢疲又甚，遂棄險而退，而旅順之事遂不可爲。同日我駐旅之魚雷艇八艘

渡威海，前敵營務處總辦主持旅順防務之龔照嶼，先一日，走煙台。二十
五日拂曉，敵海軍以軍艦橫列海面，包圍旅順東西各砲台，但距岸尚遠，
不過藉以牽制我軍陸路之兵力，俾其第二軍容易進攻，敵人最先得手者，
爲我椅子山砲台，該台地勢最高，可以瞰制各台，掩護後路，支撐旅順全
局，一爲日軍所奪，遂由椅子山砲台，而案子山、測望台兩砲台。而松樹
山砲台。而二龍山、大坡山之九砲台。以上旅順陸防，悉爲破壞。迨敵軍
入旅順市，循船塢而指黃金山砲台。及口東摸珠礁、老蠣嘴兩海岸砲台。
與口西各海岸砲台。於是經營多年，此渤海巨蟹雙螯，而先折其一。我國
海軍，遂束於威海。巡弋所及，西不過登州，東不過成山，因此而接綫威
海之戰如下：敵軍之攻略山東，其作用在威脅威海，以促我國海軍之覆沒
，無用大軍以深入山東內地之必要，理有固然。乃清庭當時始則阻斷敵軍
入山東，遼東敵軍局勢，必爲之稍鬆，甚至認爲一種克復遼東機會，乃遼

東敗報踵至，山東防備，又不遑兼顧，則側重山海關等地，甚至屯山東巡撫派兵集合天津附近，至山東乃至威海防務，當事者又蹈無所不備，無所不破之習，加以情報不實，判斷不確，決心不堅，處置不當，以致一蹶不振，此種沉痛之教訓，實可爲吾人永遠之警戒，不僅威海之戰爲然，并不僅甲午之戰爲然。山東爲清季京師左輔，東北斜伸入海，與遼東半島相值，狀若巨蟹之雙螯，而威旅爲其要點。光緒十一年，清政府以遼東金州之旅順，及山東福山之煙台，爲渤海關鍵，因藉以建設北洋海軍，已如前述，而威海居成山煙台之間，其海灣形如箕張，兩臂斜伸入海，作半環形，口外有劉公島橫列，若箕舌然。回環合抱，局勢緊湊。南口水淺，最深不過一丈八尺，北口則深至三丈外，大艦得以暢行其間，海軍提督率海軍全隊駐泊於此，時以軍艦隨時調駐旅順，故兩處均有提督公署，以威海爲海軍根本所在，（其視旅順，則注意修理船艦）非水陸相倚，不足控馭，遂於

灣之南岸，建砲台三，曰灶北嘴台、鹿角嘴台、龍廟嘴台，是爲南岸堡壘團。灣之北岸，亦建砲台三，曰北山嘴台，黃泥崖台，祭祀台台，是爲北岸堡壘團。南北海岸，相望約距十四里，由南岸循行以至北岸，約四十餘里，劉公島屏蔽威海，故島上防禦設備，亦與威海相稱，全島設砲台二，西曰黃島砲台，東曰東風掃灘砲台，此外尙有零星砲台數所，綜合而爲劉公島砲台。劉公島至威海南岸之間，有日島，上亦建砲台一，名日島砲台。以上均海岸砲台。至陸路砲台，則南岸有砲台三，曰所前嶺台，揚風嶺台，摩天嶺台。北岸亦有砲台二，曰合慶灘台，老姆頂台。由威海南嘴循岸東南行，約一百四十餘里，至成山頭。由威海北嘴循岸西北行，約二百里至煙台。威、烟劉公島、及膠州砲台與守兵，凡爲新式設備者，均受北洋大臣節制。至敵軍攻威海，其陸軍係在山東半島威海衛之東榮城後登陸，其兵力爲第二、第六師團（欠混成第十二旅團）當敵第一軍進攻海城之時，

第二軍即奉令向山東出動，上述之師團，於光緒二十年十一月中旬，由日本宇品及門司出發，集結於大連灣，與在金州、旅順附近第二軍司令部及第二、第六師團砲兵之一部，於十二月中旬後，由海道分次向山東半島之榮城灣進發，同時并由其海軍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艦，游弋登州海面，牽制我登州一帶之軍，并令高千穗駛往威海偵察，當時榮城灣之龍鬚島（即敵軍登陸點）僅鞏軍三哨，榮城兵力亦單，敵軍因無何等障礙，均如期上陸。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敵軍之全部，已在榮城附近集合完畢，對威海方面，以第六師團由北路向鮑家村方面前進。以第二師團由南路向溫泉湯方面前進。於十二月三十日開始行動，其行動在戰鬥初期，避開具有大口徑火砲之南岸堡壘團，先以第二師團略取鳳林集東方一帶高地，以遮斷南岸堡壘團我軍之後路，然後二、六兩師團會合，攻擊南岸堡壘團，此時威海方面，我國陸軍有統領戴宗騫所部綏字軍四營，駐威海北岸。分統劉超

佩所部鞏軍四營，守備威海南岸及日島砲台。總兵張文宣所部北洋護軍二營，守備劉公島。以上部隊，並共附有水雷二營。陸地防禦，由戴宗騫主之。海軍殘餘各艦，計定遠、鎮遠、來遠、濟遠、平遠、廣丙、威遠、康濟、鎮邊、鎮中、鎮南、鎮北、鎮東、鎮西、及附屬水雷艇十三艘，水雷布設船一艘。當時士氣極爲消沉，丁汝昌以陸軍不論如何，不能支拒日軍，意欲將砲台備欄之閉鎖機卸去。陸地防禦司令戴宗騫反對之，後果爲敵兵資之以擊我國之海軍。丁又以此旨用海軍大砲燬北岸堡壘及藥庫，俾免資敵，敵軍遂安然佔領北岸，戰略上既經失算，戰術上任何方法，不能補救，殆卽此歟。以下接敘戰略失算之由，先是東撫福潤，於光緒二十年四五月間，以步兵四十營、騎兵八營、水雷二營、秉承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劃沿海守備（包括威海），除威海如上所述外，計烟台四營，登州三營，膠州附近五營，（初欲移此守兵之大部移駐威海，後以赴援旅順之故，未果

行）青州二營，濟南十營，武定附近一營，兗州一營，曹州五營，沂州附近一營。十一月中，時旅順已失，李鴻章深以威海守備薄弱爲慮，具申此意於督辦軍務處，而中央過信敵第二軍將由旅順經山海關方面以攻北京之情報，側重山海關方面而輕視威海方面，並命李鴻章轉飭威海殘餘之海軍出巡海上，威脅敵之海上聯絡線，並以牽制敵軍進出海城，李氏則以此事爲不可能，卒未履行，已如前述。至威海方面，東撫電李鴻章，初欲以嵩武軍守備榮城，李初亦以榮城附近，尤其成山頭之準備，認爲重要，後以迭接戴宗騫報告，敵艦徘徊威海西北口，並另有敵艦六艘，率商船數艘，停泊大口灣，遂轉注威海西方海岸之警備，而薄視榮城。七月中旬以後，清政府起用李秉衡，代福潤撫山東，李原擬以膠洲灣守兵移駐威海，如前所述，嗣因中央令援旅順，因而中止。就威海言，戴宗騫又誤判敵軍登陸之預想地點，反努力進行威海北岸附近之防禦設備，榮城方面之海岸，僅

於成山頭派出少數海岸監視哨，十一月下旬以後，敵軍榮城登陸之企圖，日漸明顯，而配備已錯，卒之十二月廿九日，敵軍在榮城附近登陸集合完畢，光緒二十一年元月三日，開始實行攻擊威海，由南岸，而北岸，而劉公島，我陸海俱燼，丁氏本欲同時沉船，或殘艦突圍以走煙台，卒未果行，丁乃於光緒二十一年一月十七日自殺，其後諸將假其名，於十八日開城云，戴宗騫，劉步蟾，亦先後自殺。至此而北方軍事，告一結束。以下接敘敵軍攻略台灣之尾聲，敵軍之進攻台灣：爲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國議和專使李鴻章，已於二月二十三日抵日本馬關，斯時議和尙未停戰，卽三月初五日停戰二十日之約，亦祇以奉天、直隸、山東爲限，而其他不與焉。故敵遂侵略台灣，以爲日後要索地步。台灣舊隸福建，稱台灣府，後改爲道，及光緒十一年中法安南戰爭後，改爲台灣省，升淡水廳爲台北府，設巡撫，受閩浙總督兼轄，第一任巡撫，卽淮軍名將劉銘傳，振

興百務，如鐵路，商輪，屯墾、開礦諸事，無不興舉，爾後敵佔有台灣，悉本銘傳之舊以擴張一切，甲午中日失和，我中樞乃命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廣東南澳鎮總兵劉永福，各率所部防台，永福增募成八營，仍稱「黑旗」（按永福於中法安南之戰，以「黑旗軍」爲安南屢挫法軍），時唐景崧以曾單身入安南招永福之故，由吏部主事授台灣道、擢藩司，署巡撫，後兩人不相能，唐乃移永福軍台南，而自守台北。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敵軍艦攻澎湖媽祖宮，守將擊之，傷其兩艦，蓋敵兵將攻文良港，而故先攻媽祖宮以牽制我軍，使不爲備，乃得潛登文良港，以斷我澎湖與台北間之電線，二月二十九日，敵軍乃佔澎湖，台北隨陷，唐景崧走內地，台南劉永福與敵軍相距月餘，大小廿餘戰，加以台南山谷險阻，深箐叢雜，敵軍不習地勢，如台南大甲溪，嘉義等處，屢戰恆敗，然我軍終以援絕餉竭，相持數月，軍皆飢疲，敵軍以赴台全力攻台南，直至九月初二日

，敵將樺山資紀率所部入台南，而全台陷，劉永福展轉以回廣東，而甲午中東全部戰事，至此告一結束。台灣既失，台民猶眷戀故國，擬擁戴唐景崧，劉永福爲總統，遙奉中朝正朔云。事雖未成，然此心可與日月爭光矣。以下接敘和約，甲午和約之動機，始於光緒二十年十月中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按清代外務部以前，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管理外交，內設大臣無定員，以親王一人總其成，然重要外交最後決議，乃在軍機大臣，至南北洋大臣，則爲兩江總督及直隸總督之兼銜，秉承中央以管理通商交涉者也）。張侍郎蔭桓之奉命赴津與李鴻章密商和事，後經美總統之斡旋，鴻章派津海關稅務司英員德璀琳、中朝後又派邵友濂、張蔭桓赴日，均以資格爲日所拒。及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李鴻章奉議和全權大臣之命，鴻章以割地事不可免，於二月六日入都，以此密爲請命，得可而行。二月二十三日抵日本馬關，日本以首相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

爲議和全權大臣，會議於馬關之春帆樓。二月二十八日第三次會議歸，鴻章於途中，遭日本浪人小山豐太郎之槍傷，因而促成三月初五日起至二十五日止無條件停戰，以奉天、直隸、山東爲限之約。三月二十三日，計經過五次會議而簽約，卽所謂馬關條約是也。其主要項目如左：

1. 中國確認朝鮮爲完全獨立自主國。

2. 中國將左開地域及在該地域之城壘、兵器工廠、及一切官有物。永遠讓與日本。

甲、奉天省南部，卽自鴨綠江口溯江至安平河口，從該河口折線至鳳皇城、海城、及營口止。所有折線以南地方，及遼東灣東岸，黃海北岸屬於奉天諸島嶼，概在所讓界內。（按此條復經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退還中國。）

乙、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丙、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威次東經 120° 度起，至 120° 度止。及北緯 23° 度起，至 24° 度之間所有附屬各島嶼。

3. 中國償日本軍費庫平銀二萬萬兩。

4. 開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并以中國與歐美各國現行約章爲本，與日本結通商航海及陸路交通貿易新條約。

休戰期限，延至四月十五日煙台換約時止，而台灣則於四月二十五日，由李經方與日本樺山資紀在澎湖舟次以交割之。至此而中日和戰，告一段落。四月一日，俄、法、德三國駐日各使。各奉其本國政府之命，先後訪日外務省，以「妨礙遠東和平」爲詞，勸日放棄遼東半島。勢張甚。結果，八月二十二日，由中日間成立還遼約文，其要旨如左：

1. 日本自願將馬關條約內中國讓與日管之奉天南邊地方及所屬島嶼，均永遠交還中國。并前約中擬訂陸路貿易通之事，作爲罷論。

2. 中國加給日本庫平銀三千萬兩。

至此而甲午中東和戰完全告一結束。

結 論

回溯甲午中日戰事既終，愈信凡事成非成於成之日，敗亦非敗於敗之日，輒援此義對於甲午中東戰事，就我國方面述其所見如下：其一。則當年之中國軍隊情形。有清一代，其入關也以八旗。至康熙年間，平三藩，八旗兵已不能用，則用綠營，如趙良棟、張勇之流是也。至嘉慶間，川楚教匪起，綠營又不足用，則改用鄉勇。太平軍興，一切都不足恃，而另恃湘淮團練之湘淮軍以戡定之。李鴻章所部之淮軍，初分銘（劉銘傳）盛（周盛傳）鼎（潘鼎新）樹（張樹聲）四軍，鴻章督直時，尤恃盛軍，挈駐小站，有名之「小站營四」，即爲其統將周盛傳所經營者，觀其「遺集」，其人亦頗有見地，其論當時之製造局（即兵工廠）謂不應位於津滬，而

應位於內地并通水運之所，如濟寧州，周家口等地，略舉一斑。可窺全豹。惜其人於光緒十二年病歿，時至甲午，出領盛軍者，乃一昏懦無能之葉志超。血性男子（曾國藩評語）淮軍名將之劉銘傳，又復不有用世（光緒二十二年劉始病歿）而師無定制（如不知戰略單位爲何物，及各兵種配合不成比例），練徒形式（如祇重制式教練等），合肥晚年治軍，綜合以言，可謂知有洋操而不知有戰術。（其義拙著序布爾林著增強國軍戰鬥力之基準一文中，暢抒此旨）其二、外交政策。外交應以軍事爲後盾，不能以口舌竟全功，此一定之原則。清代士夫好以「戰國策」談外交，魏源輩盛倡之，合肥尤中此病，方東事之起也，李主軍事外交之衝，乃日本已陳兵朝鮮，而我始則請英使調停，後倚俄使勸阻，其後復要英艦以制日，又慮英俄之兵忌，終且倚英俄合力以言和（結果藉美總統形式上之斡旋），英俄以外，更告法，告德，告美以求息肩，轉以兵爲大忌，而日使之駐

朝鮮者，亦時示我以可和之性，以亂我耳目，我乃一誤再誤而不之覺。梁啓超著李鴻章一書，謂李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按此處國務二字，當推廣作國策解釋，實爲知言。其三、國防觀念。清代末季，國是未定，遑言國防。然士大夫方面，亦未嘗無片鱗隻爪之文字，曾記皇朝經世文續編，有言國防者，謂應從遠大處着手，而從朝鮮、琉球、安南、暹羅、緬甸等處做起，（按此係言於諸屬國未淪亡時）未嘗不合於國防原則，但有空言而無計畫，有要旨而無詳目，更談不到實施，及如何遂行此項實施之手續，結果如張佩綸之馬江喪師，張謇之於翁同龢幕中主張開戰，均屬於此類。再進而爲現實派，如左宗棠之主張西北邊防，其實現爲新疆之用兵。李鴻章之主張東南海防，其實現爲北洋海軍之建設。以及馬尾船廠，津瀟兵工，劉銘傳蘆漢鐵路之建議，何嘗不裨益於國防，但均畸形而非具體。甚至各分疆界，如黃海海戰以後，李鴻章深以北洋海軍，終難與敵頡頏，因

請求軍機處，以南洋數艦與北洋海軍合併，終未果行。此等狀況，其弊坐於知有省防而不知有國防。甲午敗後，某臣上奏對光緒帝，謂遼台之割，二百萬萬兩之償，琉球、安南、緬甸之棄，輪船、鐵路、礦務、商務之不振，及民之貧，國之弱，皆由入股害之等語。光緒帝喟然歎曰：西人皆日爲有用之學，我民皆日爲無用之學，其致慨殆與顏習齋所謂吾人伸紙吮筆之時，正胡人秣馬厲兵之日之意將毋同。竊謂事業與學業接近程度，在箇人爲成敗之基，在國家爲存亡之鍵。事業愈接近學業，則成功之公算愈多而且確實。否則成功之公算愈少。卽倖有所獲，其結束或引起極不良之效果。第一次歐戰後之法蘭西，卽其前例。箇人國家，均不能逃此公例，此又本中之本，源中之源也。至甲午戰事影響所及，就遠東而言，無甲午之戰，卽無日俄之戰，無日俄之戰，卽無「九一八」之變，無「九一八」之變，卽無今日之中日長期戰爭，及掀起太平洋之大波瀾，而將滲入世界戰爭之

之政變，卽不至有庚子（光緒二十六年）之義和團事變，無庚子義和團事變，卽不能促成辛亥革命如此之速，無辛亥革命，不能有此次長期抗戰。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太史公序「六國表」亦曰，世異變，成功大。不其然乎？德人有云，凡適於生存之國家，決不容他人定其命運。愚則以他人不但不能定吾人之命運，并他人之侵凌窘辱，適所以對吾人玉汝於成，此回溯甲午中東戰事所應有之感想也。

民國三〇、十一、四。稿

列。就中國而言，無甲午之戰，卽無戊戌（光緒二十四年）之政變，無戊戌

軍事作戰地圖



附記
台灣戰地未列

甲午中日戰日中甲午

甲午中日戰簡史 附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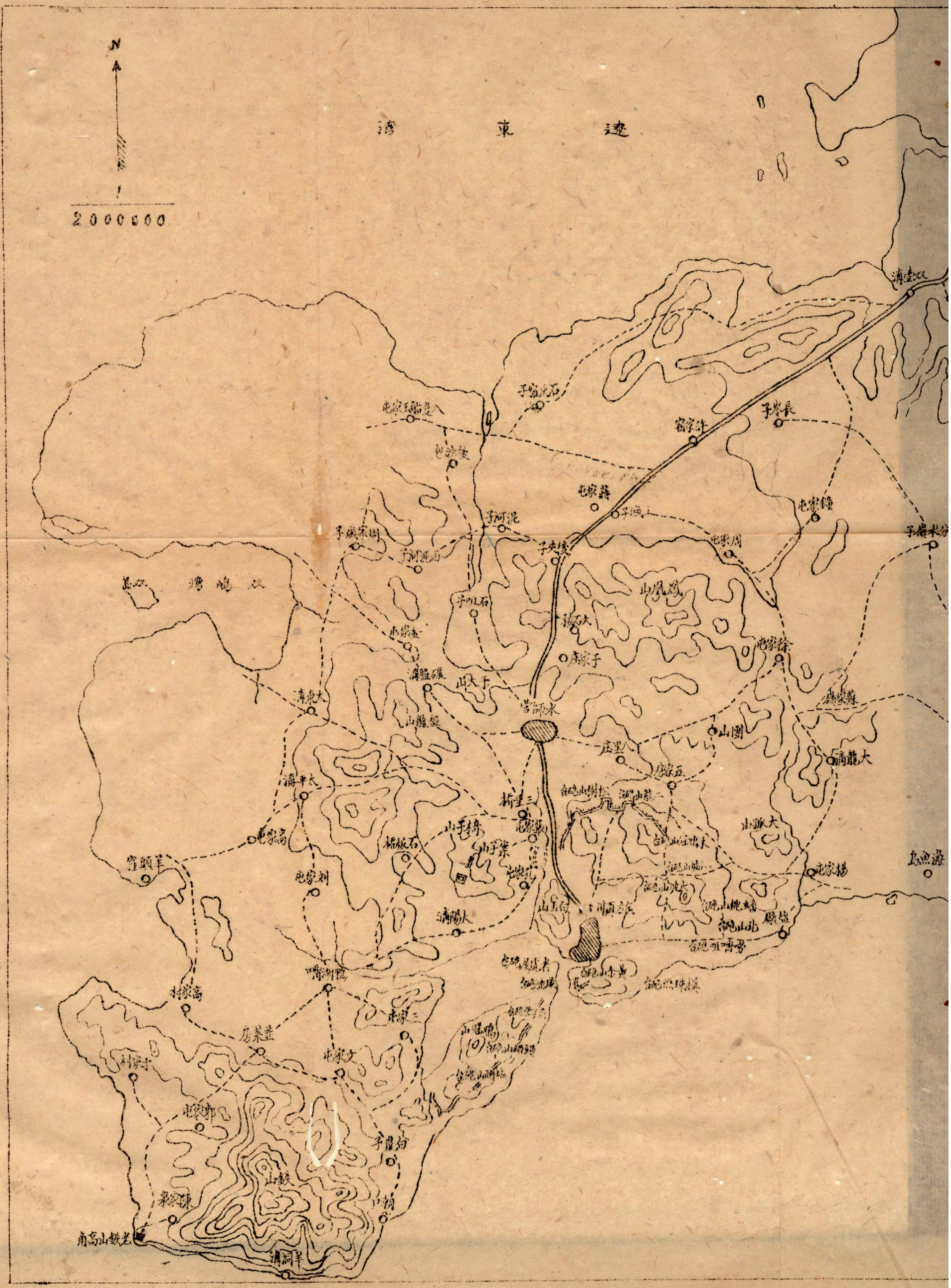
附記
台灣戰地未列

旅順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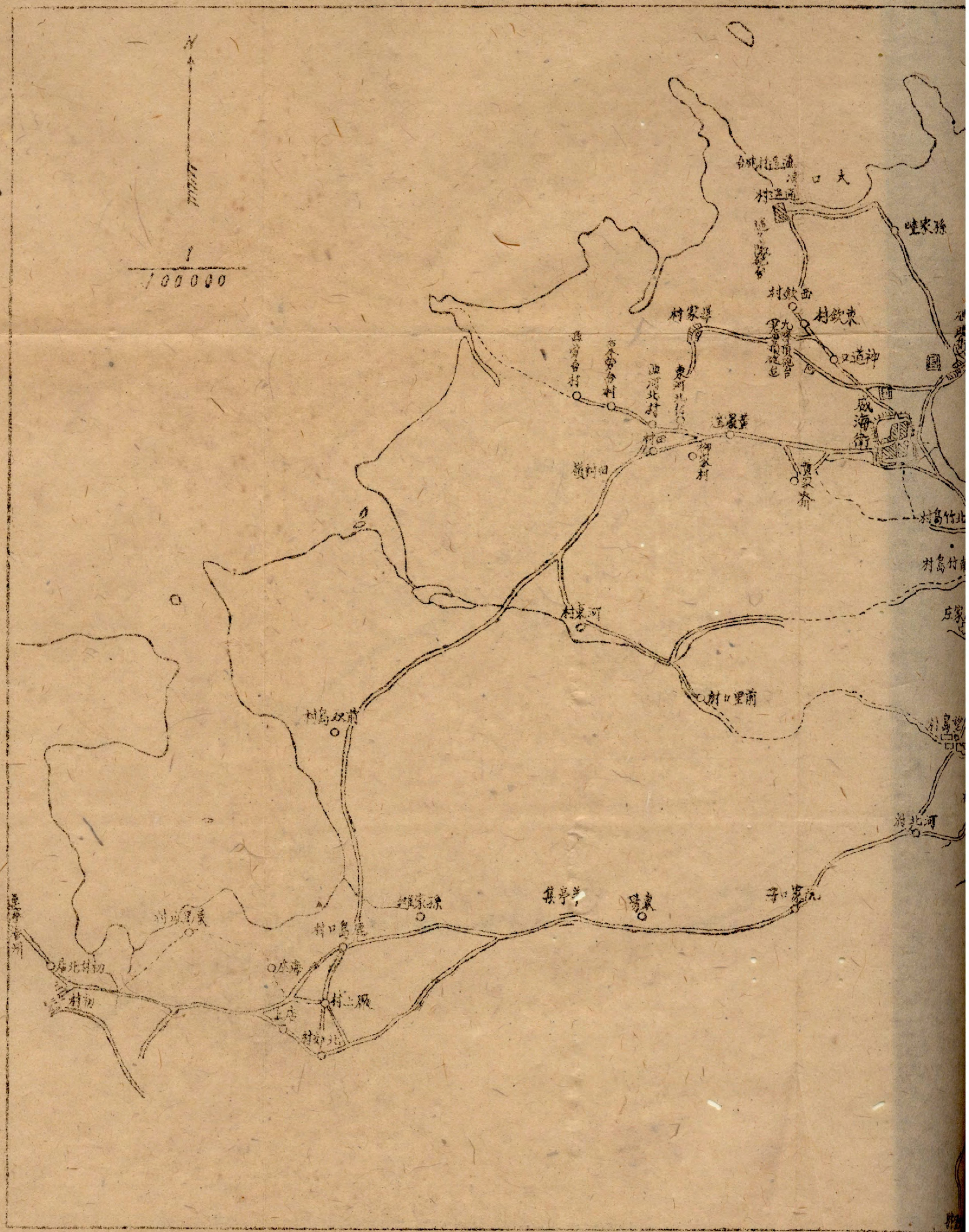
遼東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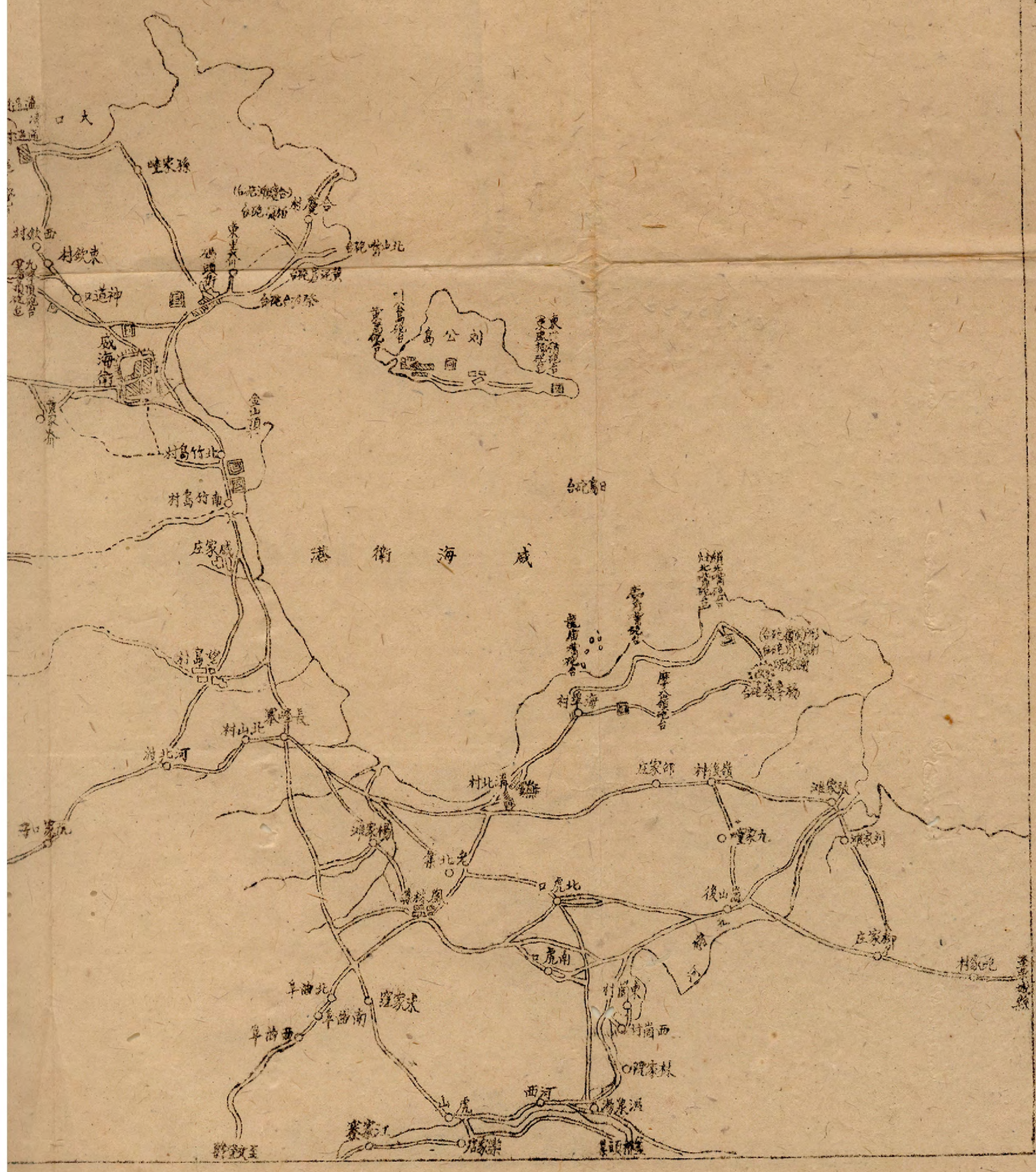
2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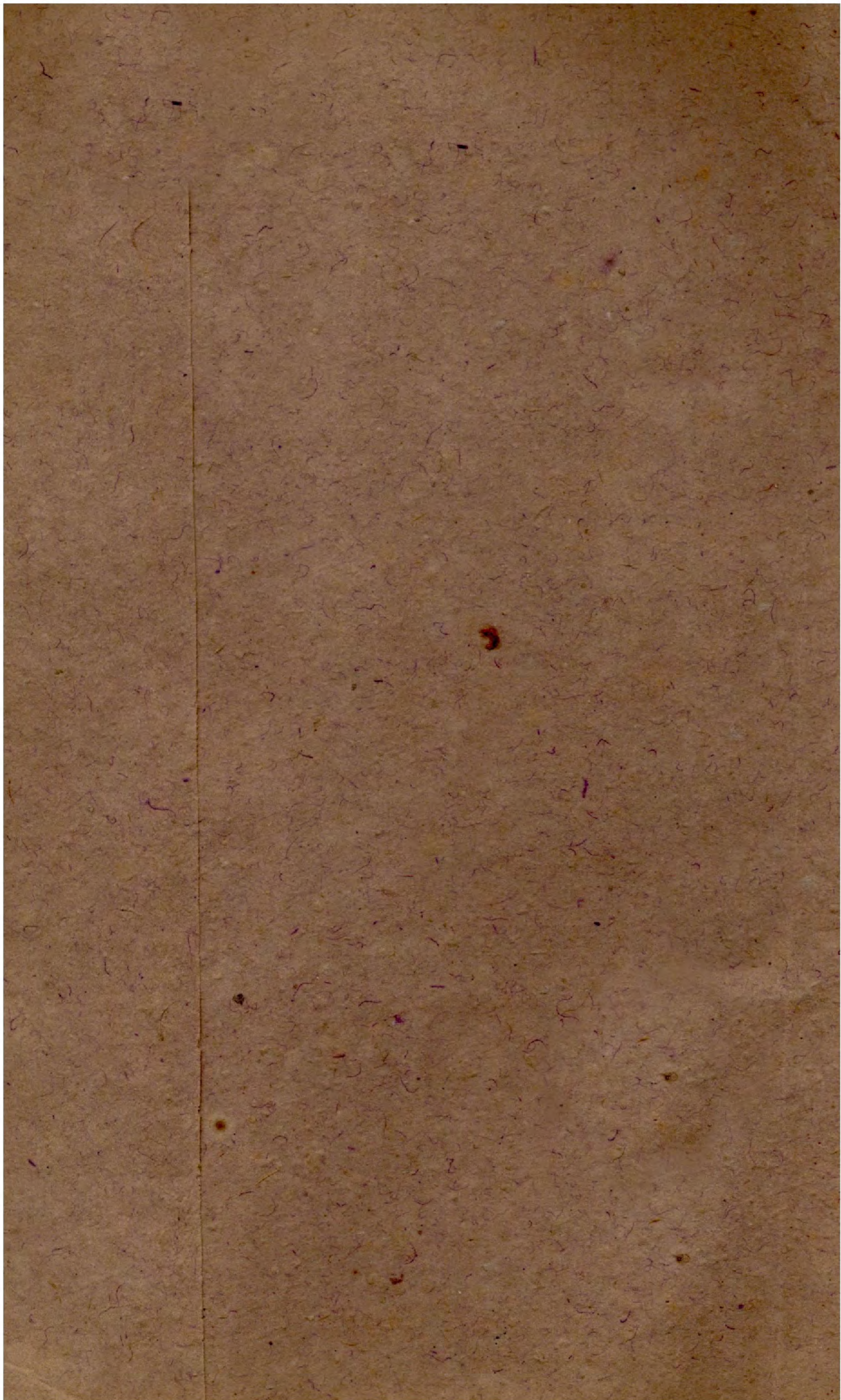


威海衛圖



威海衛





國家圖書館



002407765

6

譜